

御

yuREN

【下】

峨嵋

著

不拐卖哪来人才济济，牛马成群，
不腹黑怎么包养弱小，蹂躏各路枭雄？
女王之道，御人为上！

起点女生网人气甜文女王

峨嵋最新力作

2012最值得收藏的精品作品

当嚣张女霸王遇上腹黑大恶男，

巅峰对决，情爱纠葛，谁是最最后赢家？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VOLUNTES PUBLISHING COMPANY

御人

YU REN

【下】

峨嵋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第十二章 始乱终弃的人选

白茯苓裹在被子里很快就觉得气闷，甘遂却全然不觉，只知抱着她当小娃娃一般摇晃摆弄。白茯苓忍无可忍，终于自己掰开被子想从他怀里挣扎出去。

甘遂不肯放人，硬是把她圈在怀里，见她挣扎得厉害，干脆连她一双手臂也抓住了圈起来。两人身体之间隔着厚厚的被子，不过仍阻止不了彼此越发靠近的心跳与呼吸。甘遂笑着用鼻子顶了顶白茯苓的鼻子，调侃道：“你怎么跟个小孩子似的，动不动就哭？”

白茯苓咬牙切齿，一低头用前额去撞他的鼻子。甘遂没想到她竟然蛮悍至此，差点被她撞了个正着，才刚刚压下去的火气又噌噌往上冒。

他腾出一只手捏住白茯苓的下巴，强迫她与他对视，语气不善道：“别闹了！我对你还不够好？你老是跟我闹脾气，对我推三阻四，真以为我不敢动你？”

“你对我哪里好了？时时强迫我，欺负我，还不许我不高兴，不许我反抗。”

“是你先招惹我的，待我喜欢上你了，你却不把我当回事，你以为我是陆英、林平子、杨玔那些傻子？任你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大哥、平子是我的亲人，杨玔是我的朋友，我什么时候对他们呼之即来、

挥之即去了？我招惹你？我不过咬了你一口罢了，你今晚早就什么仇都报了。天涯何处无芳草，甘大教主、海大盟主，你条件这么好，一定能找无数个你喜欢又心甘情愿的女子嫁给你，何苦来强求我呢？”这话白茯苓早就想说了，她是真的不明白甘遂对她这么执著是为哪般。

甘遂一脸阴森地盯着她看，眼神之恐怖让人止不住浑身发冷，看得白茯苓心虚气弱，几乎要低头认怂。

“来不及了……我就喜欢你，你最好也尽快学会喜欢我。”甘遂说完了，终于松开白茯苓，起身拂拂衣衫，绷着脸推门大步离去。

白茯苓无力地倒在床上，恨得牙痒痒的想再咬甘遂几口，这人怎么就这么别扭难缠呢？转念一想，甘遂的所作所为，完全跟个要不到糖吃就要赖撒野的小孩子一般，只是普通小孩子破坏力有限，顶多大哭大叫施展魔音穿脑折磨一下不让他如愿的大人，但是甘遂他本领太过厉害，绝对有本事硬把糖抢过来吃，把意图拦阻他的大人统统干掉。

怎么办？怎么办？白茯苓现下是欲哭无泪，扯过被子把自己紧紧裹住，满脑子烦恼问号，一直纠结到天快亮了，才倦极迷迷糊糊睡过去。

白茯苓晚上没睡好，早上缩在被窝里硬是赖到中午才起床，也没叫白果、丁香她们进来伺候，一个人对着镜子先检查伤势，然后自行穿衣梳洗。

幸好昨夜甘遂口下留情，并没有真的出力狠咬，大部分痕迹到了现在已经消退，个别还在的也并不明显，初春天气寒冷衣物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再加上长发垂下，所有“伤痕”都能遮掩得住。

用微凉的清水擦擦脸，确定自己的样子看不出来一点不妥，白茯苓才出门去见人。

所有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一家人在国公府用过午饭，便上车往白府而去。丫鬟、仆妇与内管事统统跟去，男的随从就只带了白阿五、白阿十两人。

这日还未到十五，不必上朝，虽然因为大皇子造反朝里乱作一团，白常山等大臣都要“加班”，但今日乃是儿子一家搬回白府的大日子，白常山特地告了假，从早晨起来就不断派人到国公府去催促。等见他们一家终于来了，他绷了半天的脸当即松了下来，春风满面，看谁都格外顺眼。

白茯苓父女正式在阁老府安家。转眼就到了正月十三，白茯苓拉了父亲打算赶在白常山要“正式上班”前，跟他好好谈谈人生关键时刻的抉择问题。

白常山见儿孙女儿一起找上门来，郑重其事地声称有要事要谈，他面上



笑呵呵的，心里却有些犯难，他以为儿子有意入朝为官，所以前来求他相助。

他心里是千肯万肯，但是无奈时机不对，一般人看来，现在他是得势了，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但他知道，他其实是成了众矢之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受人关注，加上他年纪已大，就算想帮助白丑在朝中争取一席之地也太迟了，急于求成的话一个不好，反而会害他万劫不复。

可他好不容易认回这个儿子，实在不希望令他失望。正当他左右为难之际，却听儿子直言希望他上表告老，他呆了呆，随后就变了脸色。

“这是你们的意思，还是皇上的意思？”白常山看着茶碗边上袅袅升起的白烟，神情不明地问道。

“都有。”白丑道。就在几天前，杨珩曾暗中到国公府见过白茯苓，隐晦地提及皇帝不希望白常山继续留在朝中掌权，要他们小心应付。

白常山听完儿孙转述杨珩的话，似笑非笑地看了白茯苓一眼，道：“六殿下真是有心了，苓儿与他交情不错啊。”

白茯苓故作听不懂他话里的暗示，大方道：“他对我们一家目前还是不错的。”

白常山轻叹口气，对白丑道：“为父早就想过功成身退，最迟今年年底之前就会提出……其实早在五年之前，为父就曾向皇上提过，京城局势稳定，就是为父上表请辞之日，没想到皇上竟然会主动提起……”言辞之中透着几分落寞失望的意思。

白茯苓略略一想就明白了，爷爷是愿意主动退让的，只是皇帝不放心，怕毛家、夏家倒台，仅剩他一人独大后，他会舍不得手上的权柄，而杨珩察觉了皇帝的心意，所以私下向白茯苓示警，最好白常山能够赶在皇帝耐心用尽之前离开。一片忠诚最终得到这样的对待，换了谁都很难以平常心对待。

白常山苦笑一声，提起茶碗盖子轻轻拨动碗里的茶叶，慢吞吞道：“不过苓儿也别太感激六殿下，这事，只怕他另有私心！”

白茯苓侧头笑问道：“什么私心？只要不是要对我们家不利就没关系了。”

白常山捧起茶碗喝了一口，不答白茯苓的话，转而去问白丑：“苓儿也及笄了，是时候该给她说说婚事，你们小两口可有什么打算没有？三书六礼下来，至少得一年半载……”

换了寻常女子，听到家长提起自己的婚事，恐怕马上就要含羞逃遁了，不过白茯苓是什么人？她的脸皮厚度对比同时代女子那是完全不在一条水平

线上的，她脸不红心不跳，直接扯住白常山的袖子道：“爷爷，你转移话题也转得太硬了吧，不带这么吊人胃口的！”

白丑笑着揉了揉女儿的发心，道：“总要苓儿喜欢才好，我们都不愿她远嫁。”转头，又对白茯苓道，“你爷爷不是转话题，他说的六殿下下的私心，就与你的婚事有关。”

白茯苓眨眨眼睛，一时没有转过弯。

“你爷爷从朝堂上退下来了，皇帝对白家的戒心便要消去大半，六殿下若想要娶你，阻力便小得多了。”白丑耐心解释道。话里话外透着的意思，暗指杨珩是有意夸大其词歪曲上意，好达成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白茯苓怔了怔，道：“他……不是这样的人。”

她是真的不认为杨珩会为了得到她而说这样的谎。

杨珩从没有隐瞒过对她有意这回事，可以说，杨珩对她是非常坦诚的，偶有的小捉弄也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逗着她玩罢了。杨珩曾经当面说过希望她嫁给他，甚至承诺只要她愿意与他一起，他一生就只她一人。

说完全不感动，那是骗人的。

如果杨珩只是个普通男子，他说只要白茯苓一个，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白茯苓会觉得，她也只他一个嘛，大家公平得很！普通人家也没有谁去管你纳不纳妾这回事，主动少纳妾说出去还能得个庄重有德、不贪女色的好名声。

可问题是，杨珩是皇子，极有可能将来更进一步成为皇帝！作为皇帝，广纳嫔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纳不纳妃妾、纳多少、纳谁，就不是他一个人随便说了算的，他要只守住一个皇后，付出的不只是身心的忠诚，还要应付来自群臣以及舆论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要坚持初衷，是很艰难的事情，要牺牲要面对的东西可能会很多很多。

如果杨珩不是要当皇帝，如果白茯苓不是考虑到各方面因素从一开始就彻底没打算给他机会，就他的品性而言，他其实是个很好的丈夫人选。

白茯苓可以看出在他风流散漫、温文隐忍的外表之下，有着怎样的坚毅与承担。她从来没怀疑过他的心意，所以她相信他的专程提醒，只是出自关心，而不是盘算着趁机为自己排除障碍。

白常山听她这么说，打趣道：“苓儿很了解六殿下？莫非真对他有心？”

白茯苓摇头道：“我对他没有那个意思。”斩钉截铁，没有半分暧昧。

白常山是真正的好奇起来了，杨珩他是接触过的，私心里也很是赞赏，以男人的眼光看来都挑不出什么毛病，要地位有地位、要本事有本事、品性外貌更是出类拔萃，而且就白常山与白丑交换的消息显示，他对白茯苓十分有心，这等人物他家孙女儿竟然想都不想就往外推，莫非眼睛都长到月亮上了不成？

“苓儿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啊？”这样的问题，只适宜母女姐妹间私语谈心时说，本来白常山一个大老爷们实在不该问，可他现在一心都挂在儿子、孙女儿身上了，见四下无外人，也不管合适不合适，当面就问了出来。

反正他也发现，他这孙女儿跟别人家的千金小姐不一样，说话做事经常直白坦率得吓人，你要跟她客气委婉，一来为难自己，二来还不招她待见。

“没想过，我年纪还小，想这些做什么？”这也是真心话，她现在这个壳就十五岁，人家不兴早恋的。

“还小？你奶奶跟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就跟爷爷我成亲了！”白常山毫不掩饰自己着急孙女儿亲事的心思。

白茯苓一听，不高兴了，立即歪到父亲白丑那边，哼道：“爷爷不喜欢我，想着尽快把我嫁出门，爹爹，你一定不会这样的对不对？”

白丑看白茯苓这些天亲近白常山，心里早就有些酸溜溜，闻言马上态度坚定地表决心道：“苓儿不想嫁那就别嫁，反正我们家有的是钱，养你十辈子都不成问题！”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让苓儿嫁人？我是想给苓儿招赘个女婿进门！”白常山一急，当即说漏了嘴。他之所以故意一再提杨珩的事，就是想试探一下白茯苓，看她是否对他有意。

孙女儿如果嫁入皇家，他的如意算盘就要落空了，皇子绝不可能入赘白家，就算日后白茯苓生下再多的儿子，也不可能匀出一个来给白家继后香灯。所以听闻白茯苓对杨珩无意，他心里头是暗喜不已。

他既不想棒打鸳鸯，也不想白家后继无人，现在白茯苓不愿嫁杨珩，那正好！

关于招赘问题，白氏夫妇早就想过了，而且也已经达成了共识，白丑当即点头，道：“嗯，招赘也好，不过苓儿还小，不急。”

白常山长叹一声，道：“白家到我这一代是单传，你娘也争气，前后替



我家生了三个好儿子，你二弟、三弟当年一心报国，推说婚事不急，结果一拖拖到二十多岁了才成家，成家不久就出征在外被奸人出卖，战死沙场，去前没来得及留下一儿半女。如果不是上天垂怜，让我们父子重逢，白家的香火恐怕就要断在我这里了。我儿别怪为父心急，为父时常想，如果当年你两个弟弟能留下儿女，你奶奶也不必如此寂寞伤怀，说不定就能多活几年，挨到我们一家团聚之时……”

说着说着，白常山想起了早逝的两个儿子与妻子，不由眼泛泪光。白丑想起没能见上最后一面的母亲与从不曾照面的两个弟弟，心中也不好受，不知该如何安慰他。两父子相对黯然而坐，都没注意到白茯苓奇怪的表情。

去前留下一儿半女？

白茯苓脑子里灵光一闪，忽然想到一个方法，在自己死后能够安慰父母，让他们日后的生活有所寄托，不至于太过为她伤怀的——如果自己替他们生下孙儿、孙女，那就算她死了，她的孩子还是能代替她陪伴爹娘的。有了她的孩子，爹娘的血脉也能继续延续下去，对于他们而言，这就是生活的希望！

难怪人家都说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她不能活过十八岁，但是她的孩子可以！

白茯苓越想越觉得这个方法可行，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不过，这也不能怪她，她两辈子加起来都没正式谈过恋爱，更没结过婚，孩子什么的更是浮云。她没有强烈的母性，也不特别喜欢小孩子，又怎么会想到这个上头呢？

可要生孩子，靠她一个人是不行的，她又不是圣母玛利亚，这儿更没有精子银行、试管婴儿，她现在十五岁，还剩三年时间，怀胎到生产至少需要十个月，这可得尽快准备才行！她现在的身体太年轻，也不是说想怀孕就能怀上的，她跟送子观音又不熟。

白茯苓脑子里飞快盘算着计划的可行性，没注意到身边两个男人已经伤感完了，正神情怪异地盯着她看。

白丑伸手拍拍她的肩膀，道：“苓儿在想什么？笑成这个样子……莫非，你有属意人选？”这话说到后面，透着一股子酸意。

“啊？什么人选？”白茯苓根本没回过神来。

白丑已经把女儿接触过的几个可能的适龄男子过了一遍，忽然脸色一变，失声道：“不会是海家小子吧？”

“什么？”白茯苓与白常山异口同声问道。

白丑神情凝重，一手拉了白茯苓，疾声道：“你心仪的男子，不会是那海浮石吧？这人背景复杂，性情飘忽不定，做事极端，残忍嗜杀，绝非良配。爹爹绝对不答应你跟他一起过！”

“海浮石？武林中那个新盟主？苓儿你怎么会喜欢一个江湖中人？”白常山也被吓着了，海浮石的名字他听过，不过他这种正经科举出身的官员，天生对江湖人物就带有深重的偏见，就算没有白丑那一堆负面评价，他也不会乐意孙女儿跟这样一个“江湖大佬”扯上关系。

白茯苓终于听明白老爹的意思了，无力道：“你们想到哪儿去了？我才不要招惹那种麻烦人物！”她现在想要的是一个不麻烦又好搞定的精子提供者，最好能让她毫无心理负担地始乱终弃！甘遂大魔头那么猛，她哪敢啊？

白家父子一听，顿时放下心头大石。

“苓儿喜欢什么样的，只管跟爷爷说说，爷爷怎么也给你找个称心满意的！”能当上门女婿的，条件自然要差很多，白常山心里愧疚，所以才坚持要打听白茯苓喜欢什么样的，想着尽量给她找个让她看得顺眼的才好，后来又听儿子似乎也是早有此打算，又笃定了几分。

“再说吧，反正一定要听话老实，可以随便让我欺负的，不能丑更不能笨。”白茯苓随手数出几条，态度毫无诚意。

她自始至终没打算过要嫁人的，她自个儿就只剩三年寿命，何苦连累人家做鳏夫？入赘女婿成了鳏夫，那日子难过得很，她虽然不是什么好心人，但也没必要明知道是火坑还诚心害人。

所以，她思前想后，决定最理想的还是考虑一夜情或者非法同居之类，把那个男人利用过了就甩掉，大家都没有压力，多好！白家父子完全不知道她的打算，如果知道了，只怕会被吓得口吐白沫……自家冰清玉洁、视如掌上明珠的黄花小闺女，竟然打着未婚先孕，找个男人利用完、怀了孩子就甩的主意，说出去可以吓倒满京城的人。

白常山与白丑琢磨着，这能让自家宝贝看上眼、条件又合适的，一时半刻不是那么好找。他们正在烦恼，外面仆人来报，说镇北大将军陆英来访。

白茯苓听说陆英来了，欢呼一声就跑出去见人。

数日不见，陆英神情间颇有些疲倦，想也知道最近几天缉捕毛氏余党的事情不轻松。毛家在祁国多个州郡尚有残余势力，一些地方军政人物都是毛



氏嫡系，皇帝在毛家尚未发难之时就已经派出亲信秘密根据青衣卫提供的名单进入各个州县，一等消息传开马上便将毛家余党及与他们相关的一应人等全数拿下。

京城附近因为怕惊动毛家的人，反而一直未有准备，所以陆英今日早上才刚刚从京城旁边一个州府把几名毛氏一党的官员押返京城。那些人知道了毛氏谋逆失败被一网成擒，大都没有顽抗之心，陆英的抓捕行动十分顺利，只是几天内几乎都在赶路，难免面带倦容。

陆英今次前来是因为收到消息，毛氏出逃的一千子弟兵分成了几股，已经逃到京城外两百多里外的山野中藏匿，似乎是想计划营救毛氏现时被囚狱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包括大皇子。

这一千子弟兵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如果朝廷派正规部队去剿灭。他们马上分成小股隐入山野，那是派一万官兵去也只能干瞪眼没办法的。

这些子弟兵都是毛家的死忠精锐，说以一当十也不夸张，留着这样一伙人在京城附近流窜，迟早会成为悍匪。他们虽然不至于能把京城怎么样，但绝对是一个定时炸弹，对附近百姓州府而言，就是严重的安全隐患。

皇帝当然想彻底剿灭他们，陆英更想——这些人一日在京城外流窜，白茯苓一日不能离京返回北关城，对于这些毛家余孽而言，她是所能抓到的最合适的人质。

所以，确定了这些人的大致藏身之处，陆英就想尽快将他们铲除，而他想到的办法与杨珩当日的选择一致，就是主动出击，诱敌上钩。

他当然不会让白茯苓亲身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他今日来只是想借白茯苓的乌木马车以及几个会武功的侍女冒充她本人去诱敌。

白茯苓对这个计划很是赞成，不过借车没问题，借人却不肯答应。

“我不能冒险，白果、白芍她们也不行，万一有个什么，那可怎么办啊？”不说她与这两人的感情，这两个可都是她的“任务量”啊，要有点什么损伤，她肉痛啊！

“可是如果车上没有女子，毛家亲兵那边恐怕难以取信。”陆英很为难。

白茯苓眼珠子转了转，道：“我找武林盟的人帮忙，我正好认识一位紫草姑娘，还是武林盟长老的弟子，武功厉害着呢，就让她找些相熟的侠女去好了！”

死道友不死贫道！

陆英也不愿意白家的人有损伤，有其他人替代自然更好，当下点头道：“好，不过要尽快联络她，同时放出消息，称你过了元宵节就离京返回北关城，正月十八一早出城。”

白茯苓当下让白阿五去联络武林盟的人，请紫草姑娘后日到玲珑阁去相见。玲珑阁是前些天由白常山买下转赠给了白茯苓，店里的掌柜、伙计、工匠都还是旧人。她还不曾去看过，原本就打算后日去看一看，考虑接手经营等事，正好顺道在那里见紫草。那个地方，时常有官家富户的女眷光顾，她去那里见紫草也比较能掩人耳目。

到了约定的日子，白茯苓特意提前一些到玲珑阁去参观。

玲珑阁能够成为京城第一的珠宝首饰商号，确实有过人之处，店里主楼一侧辟有专供官家富户女眷们挑选定做首饰的雅室，清幽安静，往来伺候的都是经过训练的侍女，还有精致点心茶水供应，很有几分顶级奢侈品牌旗舰店的规模做派。

白茯苓看得很是满意，越发觉得自己这个爷爷实在认得太值了！

就目前所见，爷爷的身家绝不输于她爹娘的，平白多了这一大份产业，她救助万人的目标估计完成速度会快很多很多！

她想到这里就心花怒放！以至于走到与紫草约定的雅室时依然笑容满面。

紫草一身水蓝衣裙，腰上系了一条银黑色的腰带，巧笑嫣然等在雅室内，见了她，抱拳道：“白小姐有礼了！”

白茯苓回了她一礼，请她坐下说话。

“不知小姐相约，是为了何事？”紫草性子直爽，也不拐弯抹角，当下就开门见山问起缘由。

白茯苓早有准备，道：“紫草姑娘想必也知道除夕那天京城里发生的事吧。”

紫草吐吐舌头，“那样的大事，街上妇孺皆知，我们武林盟的人要是不知道就该打了！”

“那日有一支毛家精锐死士，大概有上千之众，劫持安泰公主、两位小皇子、我娘与我逃出了京城。这批人半路上就分成好几股逃逸而去。日前有人发现他们的踪迹在距京两百多里的一处山野中出现，据说是有意营救狱中毛氏人犯。”白茯苓说道。

紫草面上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道：“行军打仗的事我不懂，不过我在



京城也有些日子了，京城禁卫何等森严，就算让他们成功混进城来，从天牢劫走人犯，也不可能逃出京城去，即使他们都有以一当十的本领也不成的。真是异想天开！”

“是啊！明眼人都知道他们不会成功，而且说实话，毛家的人是死是活也与我们不相干。现在的问题是，那样一批人流窜在外，日子久了必然成为悍匪。他们受过正规训练，组织严密，令行禁止，非一般匪徒可比。手上又有马匹，来去如风，劫掠起京城周边州府的百姓，可谓易如反掌。一般江湖帮派对付不了他们，朝廷要派兵去围剿，他们马上分散逃入山野之中，就算是一万两万的官兵，也奈何他们不得。到时苦的就是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了。”

白茯苓说到这里，果然见紫草的脸色凝重起来，心知这样的说辞最能打动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武林盟中人。

她心中暗笑，继续道：“所以我大哥陆英想出一个诱敌之计，想以我为诱饵，诱出那些毛家死士。他们为了劫持我为人质，要挟我家人替他们营救毛家人犯，必会趁我离京返回北关城的途中对我下手……”

紫草道：“白小姐是想请我假冒你的身份去诱敌？”

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时省力！白茯苓心中赞叹，一边点了点头。她就怕紫草不识趣，以为她是想请武林盟的人来贴身保护，那可就尴尬了。她自己不去让武林盟的人去冒险，本来就有些说不过去的，现在既然人家主动提出来，那是再好不过！

紫草道：“这当然义不容辞！不过……有桩难处……”说着，她就面露难色地扫了一眼白茯苓身后的白果、丁香与杨梅等几个丫鬟侍女，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有什么话不方便当众说？白茯苓想了想，挥手示意她们都退出去。

紫草见她们出去了连带掩上房门，面上一喜。白茯苓心里闪过一丝警惕——她不会有什么古怪企图吧？

迟疑间，紫草已经凑到她耳边，道：“白小姐对我们武林盟有相助之情，这件事我答应下来没问题，需要几个人具体怎么做，到时你让人带信给我，不过……你要先见一个人！”

不会是那个大魔头吧？白茯苓张口想叫人、想拒绝，可是肩上一麻，人就软倒在椅子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白茯苓心里叫苦，最近她是走了什么霉运了，脑子进水还是视力退化，

怎么老是忘记提防人！一个大魔头的教训在前，现在连个普通江湖女子都把她骗住了。

她一定是安稳日子过得久了，所以人也变得粗心大意。甘遂能够一边当魔教教主，一边当武林盟主，那武林盟里混进魔教的党羽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可她明明没觉得紫草对她有恶意啊……

紫草看见她惊疑不定的神色，低头柔声安慰道：“别怕，我不会害你的。只是海盟主他思想你想得紧，又怕你不肯见他不肯跟他说话，我想着既然今日有机会，让你们当面把事情说清楚也好。”

白茯苓心里一动，听口气她似乎不是魔教的人，不过转念一想更加气恼，你一个外人管这么多狗屁闲事做什么？武林盟的人一个个就这么闲？江湖上每天这么多打打杀杀的事情不去管，你管海大光棍的私事做什么？

想做媒人想疯了，怎么不去挂牌做媒婆？

不管这紫草是魔教中人也罢，还是一个被海浮石假面欺骗的武林盟普通弟子也罢，反正她以后再相信这个人，她就是猪！

紫草伸手将她扶靠在椅子上坐好，轻笑道：“我去叫海盟主来，你放心！他是正人君子，不敢冒犯你的，你好好听他把话说完，不要因为一点波折就错失一段大好姻缘，好吗？”

什么狗屁的正人君子，什么见鬼的大好姻缘？

那个是大魔头大坏蛋，是魔教教主好不好？这分明是孽缘中的孽缘！

白茯苓口不能言，心里把这个被大魔头骗得团团转的傻瓜蛋骂了个狗血喷头。

看着紫草一扭头，无声推开窗户跳了出去，白茯苓既希望有人发现来救她，又怕发现她出事的人打不过大魔头被连累误伤，一时心跳如鼓。

偏偏，紧张害怕中似乎还潜伏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兴奋……

甘遂的身影很快出现在她面前，也许是要与紫草打照面的关系，他今日穿的依旧是一身褐色的粗布衣衫，典型的海浮石装扮，只是面上的神情却是完完全全的甘大魔头模样。

他弯下腰伸手摸了摸白茯苓的小脸，低笑道：“我们又见面了，白小姐……”

白茯苓只剩一双眼睛能动，避不开他的动作，心里怒骂紫草，什么“不敢欺负”她，面前这一只，根本就是吃她的豆腐吃上瘾了的！

甘遂挨到她身边坐下，将她揽入怀中，亲亲她的耳朵，道：“你乖乖跟



我说话，不要叫人进来打扰我们，我就给你解开穴道，好不好？答应的话眨眨眼睛。”

白茯苓无奈，就算她现在能说话，也绝对不敢叫人来的，天知道这大魔头发起狠来会做什么？于是，她很老实地眨了眨眼。

“乖！”甘遂得意地以鼻尖在她的脸上厮磨一阵，伸手解开了她的穴道。

白茯苓等身上的虚软感觉慢慢消失，就想坐直身子离甘遂远一点。

甘遂圈住她的腰，微笑着也不说话，那只手臂看似没有使力。白茯苓挣扎两下都是不动如山，她干脆向前伏在海浮石怀里，低声抱怨道：“你喜欢欺负我，我不要嫁你了！”

同样是拒绝婚约，不过这一句话说来柔如春水，带着少女的娇嗔埋怨，如同情人之间的缠绵低语。甘遂听在耳中，只觉得心里软软酥酥的，一点火气都提不起来。

加上美人投怀送抱，甘遂心中虽然警铃大作，但偏偏忍不住贪恋白茯苓这种难得的温柔，来之前盘算着要狠狠教训她的那点念头顿时被扔到了九霄云外。

白茯苓没有抬头去看他的神情，却已经敏锐地察觉到 he 刚来时身上那股阴森愠怒的气息消散了不少。连忙再接再厉对他抱怨道：“你说会对我很好很好，都是骗我的……”

甘遂轻哼一声，“我对你还不够好？”他努力想凶恶冷漠一点，无奈效果似乎与他想的有些差距，连他自己都听得出来，这话里带了一丝笑意。

“不够！”白茯苓把下巴搁在甘遂宽厚的肩膀上开始历数他的罪状，“你最喜欢骗我、勉强我、吓唬我，我有一点点不如你的意，你就对我威逼恐吓，还咬我、折磨我！”说着，侧过头在他耳朵上轻轻反咬一口。

柔软如花瓣的樱唇轻轻擦过他的耳朵，尖尖的牙齿咬在他的耳朵上带着轻微的刺痛，痒痒麻麻的恍如一只顽皮的小手轻轻在他心上抓了一下，抓得他心痒难耐浑身发烫，恨不能握住那只小手将她一口吞下去。

甘遂浑身一震，本来松松圈住白茯苓的手臂忽然收紧，一下子将她狠狠勒往怀里，两个人隔着厚厚的冬衣贴在了一起，白茯苓猝不及防几乎被他勒得断气，只觉得紧贴着她的男人身体又硬又热，心里不由得害怕起来……那个那个，自己会不会是灌迷汤灌得太猛了？

她知道自己长得很漂亮，但是除了父亲与陆英等亲人之外，就只试过对

甘遂（或者说海浮石）一个主动表露好感，甚至亲近讨好。

她搞不清楚自己这么干的“威力”有多大，也不知道甘遂对于她这个“女色”的反应程度会到哪里。

千万不要太过激动进而对她做出什么超过她忍受底线的亲密举动来！

她今日忽然一反常态地对甘遂温柔亲热，完全是这段日子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结果——不管她日后想出什么方法把甘遂这块惹不起的凶猛牛皮糖甩掉，眼前都要先把她稳住。

根据前几次相处得出的经验，对他来硬的，结果通常十分糟糕，这个大魔头实在太强，她在他面前也硬不起来。

来软的似乎比较有效，例如上次她一哭，大魔头马上就态度软化，甚至开口哄她，虽然说出来的话气死人。

在这样的腐化堕落思想指导下，白茯苓今日意外撞到甘遂手里，终于在紧要关头忍住了惧怕，态度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使出平常对爹娘撒娇以及从爹娘偶然肉麻谈情中学到的手段来对付甘遂，效果立竿见影，不过似乎好得有点过了……

白茯苓一方面暗暗得意于自己对甘大魔头的影响，一方面又心惊胆战怕他太激动了对她做出越轨行为，心情忐忑之下只敢怯生生埋在甘遂怀里，避免再说什么话刺激到他，又或与他目光对视惹得他更加动情。

就因为这样，她再次错过了甘遂满面通红、不知所措的难得表情。

甘遂抱紧了白茯苓，他不愿让她发现自己的失态，深深呼吸几口气，方才压下狂飙的心跳。对于自己的表现，他很有些懊恼，白茯苓一直以为他以海浮石的身份面对她时，自始至终在做戏，其实不是的。

这小丫头对他的影响之大，完全超乎他的想象，每次她只要对他做出什么亲热举动，他就忍不住像个没见过女人的毛头小子一样面红心跳，兴奋非常。

他并非没接触过其他女人，只不过不知道是因为练功控制情欲的关系，还是那些女子不如白茯苓般合他的口味，反正在碰见白茯苓之前，他压根不觉得那些打扮得花花绿绿、捏着嗓子对他说话、抛媚眼的女人跟男人有什么不同，更不要说产生亲近的欲望。

一切一切，都是从接触到白茯苓开始的！

这个大胆狡黠的小丫头，简直称得上是他命里的魔星！



是她不知死活先招惹他的，既然让他喜欢上了，那就必须成为他的，这辈子就陪在他身边！

他不接受其他任何结果。

宫里那个老头子也罢，小丫头的父母义兄也罢，谁都不能阻止他！

小丫头软软的身子包裹在厚实的冬衣中，抱起来的感觉真好，呼吸间都是她甜蜜温暖的气息，甘遂越发觉得满意，几乎舍不得松手。

甘遂一点都不想对白茯苓知道她对他的巨大影响力，这小丫头是只不折不扣的小狐狸，狡猾蛮横、大胆刁钻，而且欺软怕硬！如果让她发现他的弱点，她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利用彻底。

所以，他一回过神来就紧紧揽住她，不让她抬头起身看到他脸红失措的拙劣表现，一边心中暗暗默念口诀，确定一切状态恢复正常，才慢慢松开她，微微眯起眼睛打量着她，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

白茯苓知道自己做戏做过头了，但还是嘴硬道：“我哪有打什么鬼主意？”

“忽然对我这么亲热……之前还一副恨不得我消失的样子……”甘遂不信，伸手抚摸着白茯苓的脸蛋。他愿意纵容她的小把戏，反正总有一日她会明白谁才是游戏里的主宰，她这么聪明，到时一定会乖乖选择真心顺从他，温柔驯服地陪在他身边。

“我是女孩子，莫非你要我表现得跟花痴一样黏住你不放？”白茯苓做出委屈的样子辩解道。

“那好！今日回去，你与你爹说，搬到云雀山别院去住几天。”甘遂的口气里全是独断专行，半点不容商量。

“为什么？”白茯苓花了很大力气控制住自己没有瞪他，她本来想直接说“不去”，可一想到甘遂之前历数她如何多次拒绝他时那阴冷的神情，她马上果断地把这两个字吞了回去。

“这样我更方便去看你。”甘遂有些怀念刚才把她牢牢圈在怀里时那种柔软温暖的感觉，于是略略收紧手臂，示意她快些主动挨到他怀里。

如果真的只是看她，那就罢了！让他多看几眼也不会少块肉。

问题是甘遂这家伙爱好半夜摸上门来直接爬到她床上！

之前他是个孩童之身还好些，现在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男人，而且是个对她很有兴趣、多次逼婚的大男人，再来几次那样的行为，天知道会不会干柴烈火，一个把持不住就把她吃了？

还是住在阁老府安全些，起码他对府里头皇帝派去的暗桩还是有点忌惮之意，例如这些天就没有摸到阁老府去骚扰她。

心意已决，白茯苓顺从地伏到甘遂怀里，抱怨道：“我不要去！我跟你又没有成亲，不该经常单独见面，你更不该总是随心所欲登堂入室。你说过要娶我为妻，却一点儿都不尊重我，不为我着想。”还是那样娇娇软软的腔调，委屈又可怜，让人发不起脾气。

甘遂有些不满，“成亲不过是早晚的事。”一边说一边轻轻抚摸过白茯苓的肩背，手劲温柔中蕴含着强势，似是呵宠也似是警告。

白茯苓不由自主轻颤起来，扭扭身子佯怒瞪了他一眼，语气中更多几分委屈，“那是你说的！三书六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什么都没见到！说到底，你仗着武功好欺负我罢了。婚事对于女子来说何等重要？你却一点儿都不考虑我的感受，你说喜欢我会对我好，都是骗我的！你就想戏弄我欺侮我……”

“那你想如何？”

甘遂确实没想过那些啰唆礼节，他娘亲与皇帝甚至根本没有成婚就生了他，江湖儿女对于这种婚聘礼仪向来从简，所以他原本只想着等白茯苓一家回到北关城，就请人去提亲，然后挑个好日子把白茯苓接回去拜堂成亲就是了。

现在听她这么一说，忽然想起他娘亲还在世的时候，虽然并不后悔自己没有进宫为妃而选择了留在江湖之中，但是偶然也会对自己一生不曾有过一场正式婚礼、两母子无名无分一事甚感遗憾。

女子会在意这些不奇怪，尤其面前这个，说起来算是他的远房表妹，身上流有皇家血脉，身边的亲人来头一个比一个大，对她更是爱若性命，身份既富且贵。她在京城里就是当太子妃、当皇后也绰绰有余，要她这么随随便便跟了他，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也罢！这点小事就顺了她的意吧！甘遂点点头，道：“你放心，等你们回到北关城，我会请来大媒正式登门求亲，你想要多盛大的婚礼都可以。”

“嗯嗯！一切都要好好准备，依礼而行，不可马虎了事。还有，成婚之前，你……你不可以随便来见我，我不答应，你不可以对我动手动脚，占我的便宜。不可以乱吃干醋，不可以对我乱发脾气，更不可以连累伤害我身边的人。”白茯苓一口气罗列出一堆条件，仰起头眨巴眨巴眼睛，一脸楚楚可怜地看着

